



在上海徐汇区的太原路上有一家开了20多年的杂货店，许多上海“老克勒”会专门到店里找“以前的味道”。摄影/徐程

床，还有一只夜壶箱——五大件，480元，相当于普通人一年多的工资。如果想凑齐“36只脚”，还需再破费96元，买上4把椅子。“4把椅子就相当于2个月的工资了，依想想看，现在如果用2个月工资去买4把椅子，是不是也蛮奢侈的？那会儿的小方桌还是不是八仙桌，八仙桌是一米长乘一米宽，小方桌只有75厘米乘75厘米，为啥？因为那时候生活条件不好啊，没有那么多小零食吃，自然也不需要那么大的八仙桌。”

正因如此，上海滩“自制家具”一度盛行，人人都是半个木匠。“七十年代末，家具店里人造革沙发售价104元，而且还只是一只的售价。”沈嘉禄利用下班时间自己做起了沙发——先要忙采购，做沙发必须的弹簧、麻布、麻绳，都是紧俏商品，需要从虬江路、蓬莱路等几个不同的市场——开后门寻觅齐。

“做沙发还是比较有难度的：做得不好，坐下去要么回弹不上来，要么弹簧咯吱咯吱响。还很容易做得棱骨边缘不清，看起来歪歪斜斜。做不好就要拆掉重新来过。为了做好沙发，大家彼此之间还会交流技术。”据他回忆，过去的沙发比现在工艺难度大得多，“现在的沙发就是木架子上放海绵，以前做沙发，工序可不少——先要搭好木架子，再上帆布带，把弹簧一个个钉在木条子上，用麻绳绑好，用棕绷丝覆盖上去，然后再覆上剪裁缝好的沙发布套子——棕绷丝的作用类似于海绵，但是坐起来更有韧性，比海绵更加舒服。这一整套过程全部手工完成，包括剪裁缝制沙发布，都是自己来”。

104元只能买一个的沙发，经过匠心巧手，40元就能做成一对，放在家里不但挺括大气，还相当耐用，一对沙发用个十几二十年完全没问题。

“当年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零拷？主要还是因为大家的生活水平都不算高，商家为民考虑，晓得大家不宽裕，精打细算，所以适时地推出这样的零拷产品，所费不多，却非常实用。”沈嘉禄记忆中，小到一支钢笔的铱金笔尖、热水瓶塞子、一粒纽扣，都有零拷服务，“写作多了钢笔容易坏，铱金笔尖换一

只只要4分钱，这样的小生意商家也肯做。城隍庙里有‘纽扣大王’，花样繁多，一粒纽扣都能配。再比如金陵东路上卖服装辅料的小店，无论是花边、辅料还是拉链、宽紧带，都有零配。以前大家身上穿的毛衣都是买绒线自己织出来的，如果织着织着发现绒线不够了，也可以去绒线商店一两一两再配——不过有时候不同批次会有点色差”。

不由得想起了上海闻名全国的“假领头”，也算是衣服的“零拷”了。在物资贫乏的年代，上海人民依然竭尽所能地追求生活质量，“零拷”正是彼时市场对生活的呼应。

而“零拷”从时代中逐渐退场，则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事了。随着企业改制的盛行，利润与工资挂钩以后，“针头线脑”的零售生意开始式微；另一方面，上海人民的收入也在迅速提高，人们开始不再需要对“小钱”精打细算了。供与求，双方都发生了改变，零拷也就随之渐渐淡出了市场。

如今，零拷早已退出历史舞台，只是偶尔，还会出现在新闻里——比如2019年时，媒体曾报道淮海中路“全国特产商店”零拷酱菜柜台的花生酱，年销量“用35厘米高的白桶装，便能堆出3座东方明珠塔”。零拷变成了“零星”出现的销售方式，但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怀念“一百样都能零拷”的货郎担、烟纸店、小百货商店，不只因为那里记载了我们的青葱岁月，更因为，无论零拷还是量贩，上海人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，跨越历史长河，始终如一。■